



日本
棋道

拾遺二寶感應

三
松
會
中
松
裁
書

善
行
為
善

千厩文庫
文庫24
A589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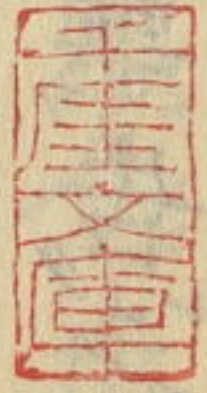
文庫
A189
4

三
拾遺

旭
松
續
藏
普

拾遺三寶感應傳卷第五

打睡菴主玄光輯



隋

大業客僧

隋大業中有客僧行至泰山廟求寄宿廟令曰此無別舍唯神廟廡下可宿然而來此寄宿者輒死僧曰無苦也不得已從之為設牀於廡下僧至夜端坐誦經可一更聞屋中環珮聲須臾神出為僧禮拜僧曰聞此宿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願見護之神曰遇死者將至聞弟子聲因自懼死非殺之也願師無慮僧因延坐談說如食頃時因問神曰聞世人傳說云泰



山治鬼寧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亡者乎僧曰有兩同學僧先死願見之神問其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罪重不可喚來師就見可也僧聞甚悅因起出不遠而至一所見獄火光焰甚盛神將僧入一院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形變不復可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師不欲歷觀愍然求出俄而至廟又與神坐因問欲救同學有得理耶神曰可能有為寫法華經者便應得脫既而將曙神辭僧入堂且而廟令視僧不死怪異之僧因為說仍即時為寫法華經一部經既成莊嚴畢又將經就廟宿其夜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以事告之神

曰弟子知之師為寫經始書題目彼以脫免今出在人間也然此處不潔不可安經願師還為彼送向在寺中言語久之將曉辭訣而去

出真報記

蛤像

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逾數千萬矣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安置几上乙夜有光及明肉自脫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悔誓不食蛤

出西陽雜俎

一說唐文宗皇帝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盤而進中有劈之不裂者文宗疑其異即焚香祝之俄頃之間其蛤自開中有二人形貌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菡萏謂之菩薩文宗遂置金粟檀香合以玉

屑覆之賜興善寺令致敬禮至會昌中毀佛像遂不知所在出杜陽雜編

崔彥武

隋開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彥武因行部至一邑愕然驚喜謂從者曰吾昔常在此邑中為婦人今知家處因乘馬入修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門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謁彥武入家先升其堂視東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處客謂主人曰吾昔所讀法華經并金釵五隻藏此壁中高處是也其經第七卷尾後紙火燒失文字吾今每誦此經至第七卷尾恒忘失不能記得因令左右鑿壁果得經函開第七卷尾及金釵並

如其言主人涕泣曰已妻存日常誦此經釵亦是其處彥武捐庭前槐樹吾欲產時自解髮置此樹空中試令人探樹中果得髮於是主人悲喜彥武留衣物厚給主人而去出真雜錄

趙文若

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人趙文若死經七日家人大殮將欲入棺乃縮一脚家人懼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屬喜問所由文若云初有人引至王所王問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荅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示汝其受罪之處令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牆孔令文若入隔

牆有人引手從孔中捉文若頭引出極大辛苦得度
牆外見大地獄鑊湯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乃有
衆多猪羊鷄鴨之屬競來從文若債命文若云吾不
食汝身何故見逼諸畜生云汝往時某處食我頭脚
四肢節節分張人各飲散何諱之文若一心念佛深
悔諸罪不出餘言求為修福報謝諸畜各散使人將
文若却至王所王付一枕釘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釘
釘文若頭頂及手足然後放廻文若得藉具說此事
然患頭痛及手足久後修福痛漸得差後爾已來精
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但見道俗親疎並
勸受持後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於時夢見一

青衣婦女急來乞命文若驚寤即喚驛長問曰汝為
吾欲殺生不驛長荅云實為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
云其羊作何色荅云是青特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
吾與價值贖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資感應也

出冥

記祥

麥積山

麥積山者北跨清渭南漸兩當五百里岡巒麥積處
其半崛起一石塊高百萬尋望之團團如民間積麥
之狀故有此名其青雲之半峭壁之間鑿石成佛萬
龕千室雖自人力疑其鬼功隋文帝分葬神尼舍利
函於東閣之下石室之中有庾信銘記刊於巖中古

記云六國共修自平地積薪至於巖巔從上鑄鑿其龕室佛像功畢旋折薪而下然後梯空架險而上其上有散華樓七佛用金蹄銀角犢兒由西閣懸梯而上其間千房萬屋緣空躡虛登之者不敢回顧將及絕頂有萬菩薩堂鑿石而成廣古今之大殿其雕梁畫拱繡棟雲楣並就石而成萬軀菩薩列於一堂自此室之上更有一龕謂之天堂空中倚一獨梯攀緣而上至此則萬中無一人敢登者於此下顧其群山皆如培塿王仁裕時獨能登之仍題詩於天堂西壁上曰躡盡懸空萬仞梯等間身共白雲齊蒼前下視群山小堂上平分落日低絕頂路危人少到古岩

松健鶴頻棲天邊為要留名姓拂石殷勤手自題時前唐末辛未年登此留題于今三十九載矣

出玉堂閒話

東山沙彌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本名誦通涅槃自矜為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彌誦觀世音經二俱暴死同至閻羅王所乃處沙彌金高座甚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稍惰僧情大恨問沙彌住處既蘇從南來至岐州訪得沙彌具問所由沙彌云每誦觀音於別所衣淨衣燒名香呪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怠更無他術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於今

驗矣

出太平廣記

僧澄空

隋開皇中僧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經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辨於是造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煙焰滅息啟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即浚自咎責誓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三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復寫像焉及啟鑄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頭請罪大加貶挫浚自勤勵又二十年物力復集然後選日復寫像焉及期澄空乃身登鑪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吾亦無面見大眾也

吾今俟其啟鑪欲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懋於諸佛一以表誠於眾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為建重閣耳時觀者萬眾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因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唐開元初李暠為大原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像歎曰如此好相而為風日所侵痛哉即施錢百萬繕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至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日至暠正五十年矣以佛法推之則暠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

出集異記

姜畧

隋鷹揚郎將天水姜畧少好畋獵善放鷹犬後遇病見群鳥千數皆無頭圍繞畧狀叫鳴曰急還我頭來畧輒頭痛氣絕久蘇因請眾僧急為諸鳥追福許之皆去既而得愈差已終身絕其酒肉不殺生命臨在隴右見姜畧已年六十許自說云爾

出真報記

釋法喜

隋煬帝時南海郡送一僧名法喜帝令宮內安置於時內造一堂新成師忽升堂觀看因驚走下陛迴顧云幾歷殺我其日中夜天大雨堂崩歷殺數十人其後又於宮內環走索羊頭帝聞而惡之以為狂言命

鎖著一室數日三衛于市見師還奏云法喜在市內慢行敕責所司檢驗所禁之處門鎖如舊守者亦云師在室內於是開戶入室見袈裟覆一叢白骨鎖在項骨之上以狀奏聞敕遣長史王恒驗之皆然帝由是始信非常人也敕令勿驚動至日暮師還室內或語或笑守門者奏聞敕所司脫鎖放師出外隨意所適有時一日之中凡數十處齋供師皆赴會存在在見之其間亦飲酒飲肉俄而見身有疾常卧牀去薦席令人於牀下鋪炭火甚熱數日而命終火炙半身皆焦爛葬于香山寺至大業四年南海郡奏云法喜見還在郡敕開棺視之則無所有

出拾遺記

釋慧侶

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侶曲阿人也靈通幽顯世莫識之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不敢輒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後往嶺南修禪法大有悟解住栖霞時嘗往揚都謁偲法師偲異禮接之將還山偲請現神力侶即從窻中出臂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因語偲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為耳大業元年終於大歸善寺初侶終日以三衣還眾僧吾今死去徒眾好住便還房內大眾驚起追之乃見房中白骨一具跏坐牀上就而撼之鏘然不散

出太平廣記

辛彥之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為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少宗伯盧辨專掌儀制時武時歷職典祀大祀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還資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戶尋進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戶宣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開府尋轉國子祭酒歲餘拜禮部尚書

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吳興沈重名為碩學高祖嘗
 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
 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後拜隋州刺
 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
 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替古之
 力也遷洛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
 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
 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
 元問其故人云洛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
 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謚曰宣彥之撰墳典
 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

異義一部並行于世有子仲龕官至猗氏令

出隋書儒林傳

趙文昌

隋開皇十一年太府寺丞趙文昌忽暴卒唯心上微
 煖家人不敢斂後復活說云吾初死有人引至閻羅
 王所王問曰汝一生已來作何福業昌荅云家貧無
 力可營功德唯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王聞語合掌
 低首讚言善哉汝既持般若功德甚大王即使人引
 文昌向經藏內取金剛般若經文昌向西行五六里
 見數十間屋甚華麗其中經典遍滿金軸寶帙莊飾
 精好文昌合掌閉目信手抽取一卷開看乃是金剛
 般若文昌捧至王所令一人執卷在西文昌東立面

經讀誦一字不遺王大歡喜卽放昌還家令引文昌
從南門出至門首見周武帝在門側房內著三重鉗
鎖喚昌云汝是我本國人暫來至此要與汝語文昌
卽拜之帝曰汝識我否文昌荅云臣昔宿衛陛下武
帝云卿既是我舊臣今還家爲吾向隋皇帝說吾諸
罪並欲辨了唯滅佛法罪重未可得免望與吾營少
功德冀茲福祐得離地獄昌受辭而行及出南門見
一大糞坑中有人頭髮上出昌問之引人荅云此是
秦將白起寄禁於此罪尤未了昌至家得活遂以其
事上奏帝令天下出口錢爲周武帝轉金剛般若經
設大供三日仍錄事將入於隋史

出太平廣記

新繁縣書生

益州新繁縣西四十里王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荀氏
善王書而不顯迹人莫能知之嘗於村東空中四面
書金剛般若經數日便了云此經擬諸天讀誦人初
不之覺也後值雷雨牧牛小兒於書經處立而不沾
濕其地乾燥可有文餘及晴村人怪之爾後每雨小
兒常集其中衣服不濕唐武德中有異僧語村人曰
此地空中有金剛般若經諸天於上設寶蓋覆之不
可輕犯自爾於四周設欄楯以阻人畜履踐每至齊
日村人四遠就設佛供常聞天樂聲震寥泝繁會盈

出太平廣記

鞠武安

隋鞠武安蔡州人有巨力善弓矢常射大蟲會嵩山南為暴甚往射之漸至深山忽有異物如野人手開大蟲皮冒武安身上因推落澗下及起已為大蟲矣惶怖震駭莫知所為忽聞鐘聲知是僧居住求救果見一僧念金剛經即閉目俯伏其僧以手摩頭忽爆作巨聲頭已破矣武安乃從中出即具述前事又撫其背隨手而開既出全身衣服盡在有少大蟲毛蓋先灸瘡之所粘也從此遂出家專持金剛經

出報應記

睦彥通

睦彥通隋人精持金剛經日課十遍李密盜起彥通

宰武牢邑人欲殺之以應義旗彥通先知之遂投城下賊拔刀以逐之前至深澗迫急躍入如有人接右臂置盤石上都無傷處空中有言曰汝為念經所致因得還家所接之臂有奇香之氣累日不滅後位至方伯九十餘終

出報應記

杜之亮

隋杜之亮仁壽中為漢王諒府參軍後諒於并州舉兵反敗亮與僚屬皆繫獄亮惶懼日夜涕泣忽夜夢一僧曰汝但念誦金剛經即此厄可度至曉即取經專誠習念及主者並引就戮亮身有其中唱者皆死唯無亮姓名主典之者皆坐罰俄而會赦得免顯慶

中卒於黃州刺史出報應記

慕容文策

慕容文策，隋人，常持金剛經，不喫酒肉。大業七年，暴卒。三日復活，云初見一鬼把文牒，追至一城門，顧極巖峻，人行四五里，見有宮殿，羽衛王當殿坐。僧道四夷不可勝數，使者入見文策，最在後。一一問在生作善作惡，東西令立，乃唱策名，問曰：作何善？對曰：小來持金剛經，王聞合掌歎曰：功德甚大，且放還。忽見二僧執火引策，即捉袈裟角問之，僧云：緣公持經故來相衛，可隨。燭行遂出城門，僧曰：汝知地獄處否？指一大城門曰：此是也。策不忍看，求速去。二僧即領至道。

有一橫垣塞路，僧以錫扣之，即開云：可從此去。遂活。
出報應記

沙門法藏

隋鄜州寶室寺沙門法藏，戒行精淳，為性質直。至隋開皇十三年，於洛交縣章川城造寺一所，佛殿精妙，僧房華麗，靈像旛華，並皆修滿。至大業五年，奉敕融併，寺塔送州大寺，有破壞者，藏師並更修補，造堂安置兼造一切經，已寫八百卷。恐本州無好手紙筆，故就京城舊月愛寺寫至。武德二年閏二月，內身患二十餘日，乃見一人，身著青衣，好服，在高閣上手把經卷，告法藏云：爾立身已來，雖大造功德，悉皆精妙。唯

有少分互用三寶物得罪無量我今把者即是金剛般若汝能自造一卷令汝所用三寶之物得罪悉滅藏師于時應聲即答言造藏師雖寫餘經未寫金剛般若但願病瘥不敢違命既能覺悟弟子更無餘物唯有三衣瓶鉢偏袒支等皆悉捨付大德及諸弟子並造般若得一百卷未經三五日臨欲捨命具見阿彌陀佛來迎由經威力得生西方不入三塗出冥報記

僧慧悟

隋禪定道場僧慧悟京兆人嘗與一僧同隱終南悟受華嚴彼持涅槃木食岩棲各專其業忽一人來請就宅赴齋二僧相推人云請華嚴法師悟因隨往乃

山神也請千羅漢皆推悟上座食訖既去神呼一童子令侍乃入師口中遂得仙還歸取經辭其友人渺然履空而去出華嚴感應傳

唐

釋知苑

唐幽州沙門知苑精練有學識隋大業中發心造石室一切經藏以備法戒既而於幽州西山鑿岩為石室即摩四壁而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摩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即以石塞門鎔鐵錮之時隋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瑀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

故苑得成功苑常以役匠既多道俗奔湊欲於岩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寢室而念木瓦難辦恐繁經費未能起作忽一夜暴雷震電明且既晴乃見山下有大木松柏數千萬為水所漂積於道次山東少林木松柏尤希道俗驚駭不知來處於是遠近歎服苑乃使匠擇取其木餘皆分與邑里邑里喜悅而助造堂宇頃之畢成如其志焉苑所造石經已滿七室以貞觀十三年卒弟子繼其功焉

出冥報錄

萬迴師

唐萬迴師閬鄉人也俗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因娠迴迴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語父母亦以豚犬畜

之羊長父令耕田迴耕田值去不顧口但連稱平等因耕一壟耕數十里遇溝坑乃止其父怒而擊之迴曰彼此總耕何須異相乃止擊而罷耕迴兄戌役于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死矣日夕涕泣而憂思焉迴顧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迴曰詳思吾兄所要者布表糗糧市履之屬請悉備焉其將往之忽一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迴故號曰萬迴也先是玄奘法師向佛骨取經見佛龕題柱曰菩薩萬迴謫向閬鄉地教化奘師馳驛至閬鄉縣

問此有萬迴師無令呼之萬迴至裝師禮之施三衣
瓶鉢而去後則天追入內語事多驗時張易之大起
第宅萬迴常指曰將作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誅以其
宅為將作監常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曰三郎所汝
頭韋庶人以中宗第三恐帝生變遂鳩之不悟為玄
宗所誅也又睿宗在藩邸時或遊行人間萬迴於聚
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
睿宗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子即睿宗第二子也初
則天曾以示萬迴萬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精養之
宜兄弟後生申王儀形瓌偉善於飲啖景龍中時時
出入士庶貴賤競來禮拜萬迴披錦袍或笑罵或擊

鼓然後隨事為驗太平公主為造宅於己宅右景雲
中率於此宅臨終大呼遣求本鄉河水弟子徒侶覓
無萬迴曰堂前是河水衆于堦下掘井忽河水湧出
飲竟而終此坊井水至今甘美出談賓錄及兩京記

釋一行

僧一行姓張氏鉅鹿人本名遂唐玄宗既召見謂曰
卿何能對曰唯善記覽玄宗因詔掖庭取宮人籍以
示之周覽既畢復其本記念精熟如數所習讀數幅
之後玄宗不覺降御榻為之作禮呼為聖人先是一
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于人山師嘗設食于寺大會
群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聚千餘人

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于高山因請鴻為文讚歎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授之致于几案上鐘梵既作鴻請普寂曰某為文數千言况其字僻而言怪盡于群僧中選其聰悟者當親為傳授寂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于一覽復致于几上鴻輕其疎脫而竊怪之俄而群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典裁一無遺亡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縱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遠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有流水一行立門屏間聞院中僧于庭布筵其聲簌簌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筵法已合到門

豈無人導達耶即除一筵又問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誓首請法盡授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忽改為西流矣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曆正在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一行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楊雄大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處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初一行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

行常思報之至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具姥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君上執法難求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于中央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群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寘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大史奏昨夜北斗不

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于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殞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莖枯出繫手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喜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至開元末裴寬為河南尹浚信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款語且請還回休憩也寬乃屏息止于空室見寂潔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寂但頷云無

不可者語訖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唯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聲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其言滅度後寬乃服衰經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天傳信記及明皇雜錄酉陽雜俎

無畏

唐無畏三藏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謁於玄宗玄宗見而敬信焉因謂三藏曰師不遠而來故倦矣欲于何方休息耶三藏進曰臣在天竺常時聞大唐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願往依止焉玄宗可之宣律師禁戒堅苦梵修精潔三藏飲酒食肉言行麤易往往乘醉

宣競穢汚網席宣律師頗不能甘之忽中夜宣律師捫虱將投于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律師律師撲死佛子耶宣律師方知其異人也整衣作禮而師事焉宣律師精苦之甚常夜後行道臨堦墜墮忽覺有人捧承其足宣顧視之乃一少年也宣遽問弟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毘沙門天王子那吒太子也以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已久矣宣律師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以作佛事者願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事雖久然頭目猶捨敢不奉獻宣律師得之即今崇聖寺佛牙是牙也

信記

出開天傳

明達師

唐明達師者不知其所自於閩鄉縣住萬迴故寺往來過客皆謁明達以問休咎明達不答但見其旨趣而已有人謁明達問曰欲至京謁親親安否明達授以竹杖至京而親亡又有謁達者達取寺家馬令乘之使南北馳驟而去其人至京授採訪判官乘驛無所不至又有謁達者達以所持杖畫地為堆阜以杖撞築地為坑其人不曉至京背發腫割之血流殆死李林甫為黃門侍郎扈從西還謁達加秤於其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門為湖城令達忽請其小馬雍門不與間一日乘馬將出馬忽庭中人立雍門隊馬死如

此頗衆達又常當寺門北望言曰此兵馬何多又長歎曰此中觸處總是軍隊及後哥舒翰擁兵潼關拒逆胡關下閩鄉盡為戰場矣出紀聞錄

華嚴和尚

華嚴和尚學於神秀禪師謂之北祖常在洛都天宮寺弟子三百餘人每日堂食和尚嚴整鉢必須齊集有弟子夏臘道業高出流輩而性頗褊躁時因卧疾不隨衆赴會一沙彌瓶鉢未足來詣此僧頂禮云欲上堂無鉢如何暫借明日當自置之僧不與曰吾鉢已受持數十年借汝必恐損之沙彌懇告曰上堂食頃而歸豈便毀損至於再三僧乃借之曰吾愛鉢

如命必若有損同殺吾也沙彌得鉢捧持兢懼食畢
將歸僧已催之沙彌持鉢下堂不意磚破蹴倒遂碎
之少頃僧又催之既懼遂至僧所作禮承過且千百
拜僧大叫曰汝殺我也怒罵至甚因之病亟一夕而
卒爾後經時和尚於高山嶽寺與弟子百餘人方講
華嚴經沙彌亦在聽會忽聞寺外山谷若風雨聲和
尚遂招此沙彌令於己背後立須臾見一大蛇長八
九丈大四五圍直入寺來怒目張口左右皆欲奔走
和尚戒之不令動蛇漸至講堂升階睥睨若有所求
和尚以錫杖止之云住蛇欲至坐遂俛首閉目和尚
誠之以錫杖扣其首曰既明所業今當回向三寶令

諸僧爲之齊聲念佛與受三歸五戒此蛇宛轉而出
時亡僧弟子已有登會者和尚召謂曰此蛇汝之師
也修行累年合證果之位爲臨終之時惜一鉢破怒
此沙彌遂作一蟒蛇適此來者欲殺此沙彌更若殺
之當墮大地獄無出期也賴吾止之與受禁戒今當
捨此身矣汝往尋之弟子受命而出蛇行所過草木
開靡如車路焉行四十五里至溪谷間此蛇自以其
首叩石而死矣歸白和尚曰此蛇今已受生在裴郎
中宅作女亦甚聰慧年十八當亡卽却爲男然後出
家修道裴郎中則吾門徒汝可入城爲吾省問之其
女今已欲生而甚艱難汝可救之時裴寬爲兵部郎

中郎和尚門人也弟子受命入城通指裴家遇裴請
假在宅遂令報云華嚴和尚傳語郎中出見神色甚
憂僧問其故云妻欲產已六七日燈燭相守甚危困
矣僧曰我能救之遂令於堂門之外淨設牀席僧入
焚香擊磬呼和尚者三其夫人安然產一女後果年
十八歲而卒出原
化記

釋玄覽

唐太曆末禪師玄覽住荊州陟岵寺道高有風韻人
不可得而親張操常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贊之衛象
詩之亦一時三絕也悉加聖焉人問其故曰無事疥
吾壁也僧那卽其甥爲寺之患發瓦探穀壞牆熏鼠

覽未常責之有弟子義詮布衣一食覽亦不稱之或
有怪之乃題詩於竹上曰欲知吾道廓不與物情違
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忽一夕有一梵僧排戶而
進曰和尚速作道場覽言有爲之事吾未常作僧熟
視而出反手闔戶門局如舊覽笑謂左右曰吾將歸
矣遂遽浴訖隱几而化出西陽
雜俎

洪昉禪師

陝州洪昉本京兆人幼而出家遂證道果志在禪寂
而亦以講經爲事門人常數百一日昉夜初獨坐有
四人來前曰鬼王今爲小女疾止造齋請師臨赴昉
曰吾人汝鬼何以能至四人曰闍梨但行弟子能致

之昉從之四人乘馬人持繩牀一足遂北行可數百
里至一山山腹有小朱門四人請昉閉目未食頃人
曰開之已到王庭矣其宮闕室屋崇峻非常侍衛嚴
飾頗侔人主鬼王具冠衣降階迎禮王曰小女久疾
今幸而痊欲造小福修一齋是以請師臨顧齋畢自
令侍送無慮於是請入宮中其齋場嚴飾華麗僧且
萬人佛像至多一如人間事昉仰視空中不見白日
如人間重陰狀須臾王夫人後宮數百人皆出禮謁
王女年十四五貌獨病色昉為贊禮願畢見諸人持
千餘牙盤食到以次布於僧前坐昉於大牀別置名
饌饌甚香潔昉且欲食之鬼王曰師若常住此當

食鬼食不敢留師請不食昉懼而止齋畢餘食猶數
百盤昉見侍衛臣吏向千人皆有欲食之色昉請王
賜之餘食王曰促持去賜之諸官拜謝相顧喜笑口
開達於兩耳王因跪曰師既惠顧無他供養有絹五
百疋奉師請為受八關齋戒師曰鬼絹紙也吾不用
之王曰自有人絹奉師因為受八關齋戒畢王又
令前四人者依前送之昉忽開目已到所居天猶未
曙門人但為入禪不覺所適昉忽開目命火照牀前
五百絹在焉弟子問之乃言其故昉既禪行素高聲
價日盛頃到鬼所但神往取其形不動未幾晨坐有
一天人其質殊麗拜謁請曰南天王提頭賴叱請師

撰述
推道三宮后及傳卷之五
至天供養昉許之因敷大衣坐昉二人執衣舉而騰
空斯須已到南天王領侍從曲躬禮拜曰師道行高
遠諸天願觀師講誦是以輒請師因置高座坐昉其
道場崇麗殆非人間過百千倍天人皆長大身有光
明其殿堂樹木皆是七寶盡有光彩奪人目睛昉初
到天形質猶人也見天王之後身自長大與天人等
設諸珍饌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畢王因請入宮更
設供具談話欵至其侍衛天官兼鬼神甚衆後忽言
曰弟子欲至三十三天議事請師且少留又戒左右
曰師欲游觀所在聽之但莫使到後園再三言而去
去後昉念曰後園有何利而不欲吾到之何無人之

際竊至後園其園甚大泉流池沼樹林華藥處處皆
有非人間所見漸漸深入遙聞大聲叫叫不可忍聽
遂到其旁見大銅柱徑數百尺高千丈柱有穿孔左
右傍達或有銀鑰鎖其項或穿其胷骨者至有數萬
頭皆夜叉也鋸牙鈎爪身倍於天人見禪師至叩頭
言曰我以食入故爲天王所鎖今乞免我我若得脫
但人間求他食必不敢食入爲害爲飢渴所逼發此
言時口中火出問其鎖早晚或云毘婆師尸佛出世
時動則數千萬年亦有三五輩老者志誠懇僧許解
其縛而還斯須王至先問師頗遊後園乎左右曰
否王乃喜坐定昉曰適到後園見鎖衆生數萬彼何

過乎王曰師果遊後園然小慈是大慈之賊師不須
問昉又固問王曰此諸惡鬼常害於人唯食人肉非
諸天防護世人以為此鬼食盡此皆大惡鬼不可以
禮待故鎖之昉曰適見三五輩老者發言頗誠言但
於人間求他食請免之若此曹不食人餘者亦不可
捨也王曰此鬼言不可信昉固請王目左右命解老
者三五人來俄而解至叩頭言曰蒙恩釋放年已老
矣今得去必不敢擾人王曰以禪師故放汝到人間
若更食人此度重來當令若死皆曰不敢於是釋去
未久忽見王庭前有人至自稱山嶽川瀆之神被甲
面金色奔波而言曰不知何處忽有四五夜又到人

間殺人食甚衆不可制故白之王謂昉曰弟子言何
如適語師小慈是大慈之賊此等惡鬼言寧可保王
語諸神曰促擒之俄而諸神執夜又到王怒何違所
請命斬其手足以鐵鎖貫腦曳去而鎖之昉乃請還
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二七日而在天猶如
少頃昉於陝城中選空曠地造龍光寺又建病坊常
養病者數百人寺極崇麗遠近道俗歸者如雲則為
釋提桓因所請矣昉晨方漱有夜又至則前左肩頭
負五色毳而言曰帝釋天王請師講大涅槃經昉默
然還座夜又遂挈繩牀置於左膊曰請師合目因舉
其左手而伸其右足曰請師開目視之已到善法堂

禪師既到天堂天光眩目開不能得天帝曰師念彌勒佛昉遽念之於是目開不眩而人身卑小仰視天形不見其際天帝又曰禪師又念彌勒佛身形當大如言念之三念而身三長遂與天等天帝與諸天禮敬言曰弟子聞師善講大涅槃經爲日久矣今諸天欽仰敬設道場固請大師講經聽受昉曰此事誠不女勞然病坊之中病者數百待昉爲命常行乞以給之今若流連講經人間動涉年月恐病人餒死今也固辭天帝曰道場已成斯願已久固請大師勿爲辭也昉不可忽空中有大天人身又數倍於釋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大梵天王有敕天帝撫然曰本

欲留師講經今梵天有敕不許然師已至豈不能暫開經卷少講經旨令天人信受昉許之於是置食食器皆七寶飲食香美精妙倍常禪師食已身諸毛孔皆出異光毛孔之中盡能觀見諸物方悟天身騰妙也旣登高座敷以天衣昉遂登座其善法堂中諸天數百千萬兼四天王各領徒衆同會聽法階下左右則有龍王夜叉諸鬼神非人等皆合掌而聽昉因開涅槃經首講一紙餘言辭典暢備宣宗旨天帝大稱贊功德開經畢又令前夜叉送至本寺弟子失昉已二十七日矣按佛經善法堂在歡喜園天帝都會天王之正殿也其堂七寶所作四壁皆白銀階下泉池

撰述
卷之五
交注流渠映帶其果木皆與樹行相直寶樹華果亦
皆其異所有物類皆非世人所識昉畧言其梗槩階
下寶樹行必相直每相表裏必有一泉黃綠枝間自
葉流下水如乳色味佳於下注樹根灑入渠中諸
天人飲樹本中泉其溜下者衆鳥同飲以黃金爲地
地生軟草其軟如綿天人足履之沒至足舉後其地
自平其鳥數百千色名無定相入七寶林卽同其樹
色其天中物皆自然化生若念食時七寶器盛食卽
至若念衣時寶衣亦至無日月光一天人身光踰於
日月須至遠處飛空而行如念卽到昉既觀其異備
言其見乃請畫圖爲屏風凡二十四扇觀者驚駭昉

初到寺毛孔之中盡能見物既而弟子進食食訖毛
孔皆閉如初乃知人食天食精粗之分如此昉既盡
出天中之相人以爲妖時則天在位爲人告之則天
命取其屏兼徵昉昉既至則天問之而不罪也留昉
宮中則天手自造食大申供養留數月則天謂昉曰
禪師遂無一言教弟子乎昉不得已言曰貧道唯願
陛下無多殺戮大損果報其言唯此則天信受之因
賜墨敕昉所行之處修造功德吾旣得遇止昉年過
下壽如入禪定遂卒於陝中焉

出紀

張無是

唐天寶十二載冬有司戈張無是居在布政坊因行

街中衣鼓絕門閉遂趨橋下而跼夜半忽有數十騎至橋駐馬言使乙至布政坊將馬一乘往取十餘人其二人一則無是妻一則同曲富叟王翁無是聞之大驚俄而取者至云諸人盡得唯無是妻誦金剛經善神護之故不得因唱所得人名皆應曰唯無是亦識王翁應聲答曰畢俄而鼓動無是歸家見其妻猶誦經坐待無是既至妻曰汝常不外宿吾恐汝犯夜故誦經不眠相待天曉聞南鄰哭聲無是問之則王翁死矣無是大懼因以具告其妻妻亦大懼因移出宅謁名僧發誓願長齋日則誦經四十九遍由是得免出紀

道嚴師

有嚴師者居於成都寶歷寺唐開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於佛殿前軒燃長明燈忽見一巨手在殿西軒道嚴悸且甚俯而不動久之忽聞空中語云無懼無懼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師之一毫何俯而不動耶道嚴既聞懼少解因問曰檀越為何人匿其軀而見其手乎已而聞空中對曰天命我護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即以背接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瘡漬吾肌且甚願以膏油傅其上可乎道嚴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即引去道嚴乃請曰吾今願見檀越之形使畫工寫於屋壁且書其事以表之冀世人無敢唾

佛祠之地者神曰吾貌甚陋師見之無得慄然耶道
嚴曰檀越但見其身勿我阻也見西軒下有一神質
甚異豐首巨準嚴目呀口體狀魁碩長數丈道嚴一
見背汗如沃其神即隱去於是具以神狀告畫工命
圖於西軒之壁出宜室志

邢曹進

唐故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已來河朔之徒將也
守職魏郡因爲田承嗣所縻曹因討叛飛矢中肩左
右與之拔箭而鏃留於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鐵鉗遣
有力者拔而出之其鏃堅然不可動曹進痛楚計無
所施妻孥輩但爲廣修佛事用布慈蔭不數日則以

索縛身於牀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
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一胡僧立於庭中曹進則以
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於其中當自
愈矣及寤言於醫工曰米汁卽泔豈宜漬瘡哉遂令
廣詢於人莫有諭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乞食因遽
召入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也卽延之附
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濯以寒食餠當知其神驗
也曹進遂悟餠爲米泔以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
法以點應手清涼頓減酸疼其夜其瘡稍癢卽令如
前鑷之鉗纔及臉鏃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
瘡矣吁西方聖人恩祐顯灼乃若此之明徵乎

出集異記

陸懷素

唐吳郡陸懷素負觀二十年失火屋宇焚燒並從煙
滅惟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獨存函及標軸亦盡惟經
字竟如故聞者莫不驚歎懷素即高陽許仁則妻之
兄也仁則當時目覩常與人言之出真報記

法琳道人

唐武德中終南山宣律師修持戒律感天人韋將軍
等十二人自天而降旁加衛護內有南天王子張與
常侍於律師時法琳道人飲酒食肉不擇交遊至有
妻子律師在城內法琳過之律師不禮焉天王子謂
律師曰自以為何如人律師曰吾頗聖也王子曰師

未聖四果人耶法琳道人即是聖人律師曰彼破戒
如此安得為聖王子曰彼菩薩地位非師所知然彼
更來師其善待之律師乃改觀後法琳醉猝造律師
直坐其牀吐於牀下臭穢甚律師不敢嫌之因以
手攫造功德錢納之袖中徑去便將沽酒市肉錢盡
復取律師見即與之後唐高祖納道士言將滅佛法
法琳與諸道士競論道士慙服又犯高祖龍顏固爭
佛法佛法得全琳之力也佛經護法菩薩其琳之謂
手出太平廣記

僧齊之

勝業寺僧齊之好交遊貴人頗曉醫術而行多雜天

寶五載五月中病卒二日而蘇因移居東禪定寺院
中建一堂極華飾長座橫列等身像七軀自此絕交
遊精持戒自言曰初死見錄至鬼王庭見一段肉臭
爛在地王因問曰汝出家人何因殺人齊之不知所
對王曰汝何故杖殺寺家婢齊之方悟先是寺中小
僧何馬師與寺中青衣通青衣後有異志馬師怨之
因搆青衣於寺主其青衣不藏之人也寺主亦素怨
之因衆僧堂食未散召青衣對衆且箠殺之齊之諫
寺主曰出家之人護身口意戒律之制造次不可違
而况集衆殺乎馬師贊寺主寺主大可不納齊之遂
箠朴交至死於堂下故齊之悟王之問乃言曰殺人

者寺主得罪者馬師今何爲見問王前臭肉忽有聲
曰齊之殺我王怒曰婢何不起而卧言臭肉忽起爲
人則所殺青衣與齊之辯對數反乃言曰當死時楚
痛悶亂但聞旁有勸殺之聲疑是齊之所以訴之王
曰追寺主階吏曰福多不可追曰追馬師吏曰馬師
命未盡王曰且收青衣放齊之初齊之入見王座有
一僧一馬及門僧亦出齊之禮謁僧曰吾地藏菩薩
也汝緣福少命且盡所以獨追今可堅持僧戒舍汝
俗事住閑靜寺造等身像七軀如不能得錢彩畫亦
得齊之既蘇遂乃從其言焉

無畏三藏

出紀

玄宗嘗幸東都大旱聖善寺竺乾國三藏僧無畏善
 召龍致雨術上遣力士疾召請雨奏云今旱數當然
 召龍必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為之上彊之曰
 人苦暑病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不得已乃奉
 詔有司陳請雨之具幡幢像設甚備笑曰斯不足以
 致雨悉命撤之獨盛一鉢水以小刀子攪旋之胡言
 數百祝之須臾有龍狀類其大指赤色首撒水上俄
 復沒于鉢中復以刀攪呪之三頃之白氣自鉢中興
 如爐煙徑上數尺稍稍引出講堂外謂力士曰亟去
 雨至矣力士絕馳去還顧白氣旋繞且空若一匹素
 既而昏霾大風震雷而雨力士纔及天津之南風雨

亦隨馬而至天衢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沾濕
 出柳氏史

拾遺三寶感應傳卷第五 終

拾遺三寶感應傳卷第六

打睡菴主玄光輯

唐

普賢社

開元初，同州界有數百家，為東西普賢邑社。造普賢菩薩像，而每月設齋。東社邑家青衣，以齋日生子。於其齋次，名之曰普賢。年至十八，任為愚豎，廝役之事。蓋所備嘗，後因設齋之日，此豎忽推普賢身像而坐。其處邑老觀者咸用怒焉。既加詬罵，又苦鞭撻。普賢笑曰：吾以汝志心，故生此中。汝見真普賢，不能加敬而求此土像，何益於是？忽變其質，為普賢菩薩身。身

黃金色乘六牙象空中飛去放大光明天華綵雲五色相映於是遂滅邑老方悟賢聖大用驚慚其西社為普賢邑齋者僧徒方集忽有婦人懷妊垂產云見欲生子因入菩薩堂中人呵怒之不可禁止因產一男子於座之前既初產生甚為污穢諸人不可提挈出溪用詬辱忽失婦人所在男變為普賢菩薩光明照燭相好端麗其所污穢皆成香華於是乘象騰空稍稍而滅諸父老自恨愚闇不識普賢刺眇其目者十餘人由是言之菩薩變見豈凡人能識出紀

王乙

王乙者自少恒持如意輪呪開元初徒侶三人將適

北河有船夫求載乙等不甚論錢直云正爾自行故不計價乙初不欲去謂其徒曰彼賤其價是誘我也得苞藏禍心舡人云所得資者只以供酒肉之資但因長者得不滯行李爾其徒信之乃渡仍市酒共飲頻舉酒屬乙乙屢聞空中言勿飲心愈驚駭因是有所疑酒雖入口者亦潛吐出由是獨得不醉泊夜秉燭其徒悉已大斲乙慮有非道默坐念呪忽見舡人持一大斧刀長五六寸從水倉中入斷二奴頭又斬二伴次當至乙乙伏地受死其燭忽爾遂滅乙被斬三斧背後有門久已釘塞忽有二人從門扶乙投水岸下水深又投於岸血雖被體而不甚痛行十餘里

撰述 拾遺三卷 卷之六
至一草舍揚聲云被賊劫舍中人收乙入房以為拒
閉及報縣吏人引乙至劫所見岸高數十丈方知神
呪明之力後五六日汴州獲賊問所以云燭光忽暗
便失王乙不知所之一瘡雖破而不損骨尋而平愈
如故此持如意輪呪之功也出廣異記

席豫

唐開元初席豫以監察御史按覆河西去河西兩驛
下食求羊肝不得撻主驛吏外白肝至見肝在盤中
搖動不息豫驚覺良久令持去乃取一絹為羊鑄佛
半日許豫暴卒隨吏問王王曰殺生有道何故生取
其肝獨能忍乎豫云初雖求肝肝至見動實不敢食

言訖見一小佛從雲飛下王起頂禮佛言如豫所陳
王謂羊曰他不食汝肝今欲如何尋放豫還也出廣異記

裴休

唐開成元年宰相裴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峰
密禪師得達磨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
文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中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為
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每自發願願世世為國王
弘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中有裴休二字
聞於中朝其子弟請迎之彼國不允而止出北夢瑣言

牙將子

唐東蜀大聖院有木像製度瓌異耆老相傳云頃自

荆湘沂流而上歷歸峽等郡郡人具舟楫取之千夫
牽挽不至岸至渝州人焚香祈請應聲而往郡守及
百姓遂構大聖院安置之東川有牙將者其子嘗瘡
忽一日畫地告其父曰某宿障深重被茲業病聞大
聖院神通欲舍身出家依止供養冀消除罪根耳父
許之由是虔潔焚修夙夜無怠經數載倏爾能言抗
音清辨超於郡輩復有跛童子者觀茲奇異發願於
大聖院終身苦行懺悔求福未逾朞歲忽能起行筋
骨自伸步驟無礙事悉具本院碑殿有東廡見有瘡
僧跛童子二畫像並存焉

出報
應錄

釋道積

唐蒲州普濟寺釋道積河東安邑縣人也博通經教
洞明玄旨河東英俊莫與同風先是沙門寶澄於普
濟寺創營大像百丈功願未終而卒耆艾請積繼之
積受衆勤請廣行緣化修建十年而大像成就道俗
慶賴感徹人天初積受請之夕夢二獅子於大像側
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寤歎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
無滯寶珠自涌又喻檀施不窮冥運潛開功成斯在
卽命工匠圖所夢於彌勒大像前今猶存焉其寺在
蒲坂之陽高爽華敞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
岩廊四合上方下院赫奕相臨園磴田蔬周環俯就
佛事隆盛咸積之功焉

出太平
廣記

釋法誠

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雍州萬年縣人事沙門僧和為師和亦鄉族之所推奉嘗有人欲害和夜詣門見房內猛火騰焰升帳遂即追悔誠奉佩訓最常誦法華翹心奉行朝夕無懈夢感普賢勸書大教既寤即入淨行道重觀工匠令書八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南橫嶺造華嚴堂鑿山埋壑列棟連甍前對重巒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瞰煙虹實奇觀也弘文館學士張孝靜者善於書翰誠乃請孝靜寫藏經齋潔勤奉大致感應靈禽異獸馴擾精廬貞觀十四年忽謂侍者曰諸行無常法緣有竭九品往生斯

言驗矣吾今去世汝無憂惱言畢口光燭於楹奄然而化

出高僧傳

張法義

唐張法義華州鄭縣人年少貧野不修禮度負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見一僧坐岩穴中法義就與語晦冥不歸僧因設松柏末以供食之謂法義曰貧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見因為說俗人多罪累死皆惡道至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淨談被僧衣為懺悔且而別去十九年法義病卒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薪木瘞之而蘓自推木出歸家家人驚愕法義自說初有兩人來取乘空行至官府入門又巡巷

南行十許里左右皆有官曹門閭相對不可勝數法
義至一曹院見官人遙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義也
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云義家狗惡兼有
祝師祝師見打甚苦袒衣而背青腫官曰誓限過多
各與杖二十言訖杖亦畢血流洒地官曰將法義過
錄事錄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判官召主典取法
義案案簿盈一牀主典對法義前披檢云其簿多先
朱勾畢有未勾者則錄之曰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
刈禾法義反顧張目私罵父不孝合杖八十始錄一
條卽見昔岩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何事僧曰張法
義是貧道弟子其罪盡懺悔滅除訖天曹案中已勾

畢今枉追來不合死主典云經懺悔者此案勾了至
如張目罵父雖蒙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此當
取案勘之應有福利仰判官令典將法義過王宮殿
宇宏壯侍衛數千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
師當直來耶荅曰未當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錄來
此人宿罪並貧道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視父
事過王王曰張目懺悔此不合免然師爲來請可放
七日法義白僧曰日旣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請卽往
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義固請隨僧僧因
請王筆書法義掌中作一字又請王印印之曰可急
去還家憑作福報後來不見我宜以掌印呈王王自

放汝也法義乃辭出僧令送出至其家內至黑義不敢入使者推之遂活覺在土中甚輕薄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僧修福義掌中所印處文不可識然皆為瘡終莫能愈至今尚存焉出冥報記

王弘之一作王弘

唐王弘之貞觀中為沁州和川令有女適博陵崔軌軌於和川病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間軌語初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為常云軌是女塔雖不合於妻家立靈然而苦無所依但為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肉唯要素食恒勸禮佛又具說地獄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

小耳又云軌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為軌數設齋供并寫法華金剛觀音等經各三兩部自茲已後不即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軌忽更來愧謝因云今即取別舉家哭而送之軌有遺腹之子已年四五六歲軌云此子必有名官願善養育自此不復來矣出太平廣記

崔義起妻

唐司元少常伯崔義起妻蕭氏父文鏗少不食葷茹酒肉蕭氏以龍朔三年五月亡其家為修初七齋僧方食其婢素玉忽云夫人來語某曰生時聞佛經說地獄今身當之苦不可言賴男女等與吾追福蒙放

暫歸卽向諸僧懺悔欲去又云我至二十日更來將素玉看受罪卽如期素便昏絕三日乃蘇云初隨夫人到一大城中有一別院夫人所住亦兼有湯鑊鐵牀來至夫人尋被燒煑酷毒難說其夫人父文鏗忽乘雲在空中呼曰早放素玉迴語素玉曰我女生時不受戒故恣行貪嫉汝歸令崔郎多造功德爲拔此厄又見一婆羅門僧從空中下作梵語教素玉念金剛法華藥師經各一遍令去旣活並不遺忘有梵僧聽之云素玉所傳如同西國語與中國異也

出報應記

襄陽老姥

唐神龍年中襄陽將鑄佛像有一老姥至貧營求助

施卒不成得姥有一錢則爲女時母所賜也寶之六十餘年及鑄像時姥持所有因發重願投之爐中及破爐出像姥所施錢著佛胸臆因磨錯去之一夕錢又如故僧徒驚異錢至今存焉乃知至誠發心必有誠應姥心至誠故諸佛感之令後人生希有此事也

出紀聞

姜勝生 勝一作勝

冀州故觀城人姜勝生唐武德末年忽遇惡疾遂入蒙山醫療積年不損後始還家身體瘡爛手足指落夜眠忽夢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曰但爲我續手令爾卽差至且忽憶於武德初年在忝地裏打

日本

拾遺三書感應傳卷之六

七

雀於故村佛室中取維摩經裂破用繫杖頭赫雀有人見者云盜裂經大罪勝生反更惡罵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落夢中所見宛然舊像遂往佛前頭面作禮盡心悔過願匠續其像手造經四十卷管一精舍一年之內病得痊鄉人號為聖像出真報記

并州人

并州有人解畫曾陷北虜突厥可汗遣畫佛像此人時偷彩色恐被搜獲紙裹塞鼻中鼻中血出數升此人後為僧唐貞觀中於山東住寺漸漸患鼻二三年後鼻中生肉甚大如桃膿血狼藉酸疼不已後請僧靈顛懺悔病亦不愈十年始亡靈顛嘗住慈恩寺說

其事出廣古今五行記

薛孤訓

唐貞觀二十年征龜茲有薛孤訓者為行軍倉曹軍及屠龜茲城後乃於精舍剝佛面金旬日之間眉毛盡落還至伊州乃於佛前悔過以所得金皆為造功德未幾眉毛復生出真祥記

雋州縣令

唐貞觀中有人任雋州一縣令往高昌於寺得一真珠像至京師諸大寺欲與千貫錢買之不肯遂毀破賣得一千三百貫後月餘患腫寤寐之間見一僧云何因毀壞尊像遂遣人拔其舌長尺餘苦痛呻吟數

日而死德安縣令薛達備知此事

出冥祥記

武宗

長安城北有古塚高十數丈傳云周穆王陵也唐會昌六年正月十五日有人夜行至陵下聞人語於林間意其盜也因匿於草莽中伺焉俄有人自空而來朱衣執叛宣曰塚尉何在二吏出曰在位因曰錄西海君使者何時當至吏曰計程十八日方來朱衣曰何誓對曰李某武宗名坐毀聖教減一紀筭當與西海君同日錄其竟忽有賈客鈴聲自東來朱衣與二吏俱不復見後數月帝果晏駕帝英毅有斷勤於庶政至如迎貴主以破羗族復內地而殲狡穴武功震耀

肅憲之次也然金人之教不可厚誣則秦時焚書坑儒後華山中有告祖龍之死者事不謬矣出傳神錄

王義逸

唐會昌中有王義逸者護鳳翔軍至武宗斥毀佛刹義逸以家財易諸瓦木取其精者遂大營市邸并治其第為岐下之甲焉居二年一日有小吏入告有不便事且泣曰某適方就室假寐有紫衣人招入一朱戶則類將軍之第也見絲竹綺羅賓客列坐滿堂獨無將軍紫衣人指堦下一徑曰此路可見公主人因北趨見荆棘滿地其路纔可容人步至低屋排戶而入見將軍卧於牀上繫其手足有人持火至方爇其

髮因出涕言曰吾不幸生好賈販僧寺材礎以貪其利今繫於此後三日當死君歸爲我告其家速毀邸第以歸佛寺不可輒留旣而焰熾不能盡言義逸怒而叱之明日果腦發癰而卒

出傳記附錄

王琦

唐王琦太原人也居滎陽自童孺不茹葷血大曆初爲衢州司戶性好常持誦觀音經自少及長數患重病其於念誦無不差愈念誦之時必有異類譎詭之狀來相觸惱以琦心正不能于初琦年九歲時患病五六日因不能言忽聞門外一人呼名云我來追汝因便隨去行五十里許至一府舍舍中官長大驚云

何以誤將此小兒來卽宜遣還旁人云凡召人來不合放去當合作使方可去爾官云有狗合死令琦取狗訴幼小不任獨行官令與使者同去中路使者受一丸與琦狀如毬子令琦擊狗家門狗出乃以擲之狗吞丸立死官云使畢可還後又遇病忽覺四支內有八十二人眉眼口鼻各有所守其在臂脚內者往來攻其血肉每至腕節之間必有相衝擊病困不可忍琦問汝輩欲殺我耶荅云爲君理病何殺之有琦言若理病當致盛饌脯爾鬼等大喜呀肉中翌日爲設食食畢皆去所病亦愈琦先蓄一淨刀子長尺餘每念誦卽持之及患天行恒置刀牀頭以自衛護後

疾甚暗中乃力起念觀世音菩薩暗忽如晝見刀刃
 向上有僧來與琦偶坐問琦此是何刀琦云是殺魔
 刀僧遂奮滅俄有鐵鎚空中下擊刀累擊二百餘下
 鎚悉破碎而刀不損又見大鉄鏝水罐可受二百餘
 石覆向下有二大人執杵旁問琦君識此否琦荅云
 不識人云此鐵鏝獄也琦云正要此獄禁魔鬼言畢
 並滅又見牀昇珍饌可百牀從門而出又見數百人
 皆炫服列在宅中因見其亡父手持一刀怒云無屋
 處汝其人一時潰散頃之疾愈乾元中在江陵又疾
 篤復至心念觀音遙見數百鬼乘船而至遠來飢餓
 就琦求食遂令家人造食施施庭中群鬼列坐琦口

中有一鬼躍出就坐食訖初云未了琦云非要衣耶
 鬼云正爾乃令家人造紙衣數十對又為緋綠等衫
 庭中焚之鬼著而散疾亦尋愈永泰中又病篤乃於
 燈下澄心誦多心經忽有一聲如鳥飛從坐處肉中
 寔活向上因爾口呿不得合心念此必有魔相惱乃
 益澄定須臾如故復見牀前死屍脰脹有蛇大如甕
 兼諸鬼多是先識死人撩亂爍已琦閉目至心誦經
 二十四遍寂然而滅至三十九遍懈而獲寐翌日復
 愈又其妻李氏曾遇疾疫癘琦燈下至心為誦多心
 經得四五句忽見燈下有三人頭中間一頭是李氏
 近死之婢便聞李氏口中作噫聲因自扶坐李瞪目

不能言但以手指東西及上下牀如見物琦令奴以長刀隨李所指斬之及乃寐云王三郎耶蓋以弟呼琦琦問所指云何李云見窗中一人鼻長數尺復見牀前二物狀如駱駝又見屋上悉張朱簾幕皆被奴刀所獲斷破一時消散琦却誦經四十九遍李氏尋愈出廣

劉摩兒

唐汾州孝義縣懸泉村人劉摩兒至顯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遇患而終其男師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險詖其比隣有祁隴威因採樵被車輾死經數日而蘇乃見摩兒男師保在鑊湯中須臾之間皮肉

俱盡無復人形唯見白骨如此良久還復本形隴威問其故對曰為我射獵故受此罪又謂保曰卿父何在對曰我父罪重不可卒見卿既即還請白家中為修齋福言訖被使催促前至府舍見館宇崇峻執杖者二十餘人一官人問之曰汝比有何福業對曰隴威去年正月在獨村看讀一切經脫衫一領布施兼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無量功德何須來此乃索簿勘見簿曰其人合死不虛側注云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壽乃遣人送還當即蘇活出真

駐仁禱

唐駐仁禱者趙郡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常

欲試其有無就見鬼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徒
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天官衣冠甚矍矍乘好馬從
五千餘騎視仁禱而不言後數見之常如此經十年
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仁禱曰比頻見君情相眷
慕願與君交遊禱即拜之問公何人耶荅曰吾是鬼
耳姓成名景本弘農西晉時為別駕今任胡國長史
仁禱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荅曰黃河已北總為臨
胡國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即是故趙武
靈王今統此國總受太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
太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今
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害唯死生之命與大

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仁禱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
掌事以是贈之遣隨禱行有事令先報之即爾所不
知當來告我於是便別掌事恒隨逐如侍從者頃有
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陵岑之象為邯鄲令子文
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禱於家教文本書禱以此事
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既
與君交亦不能不告君鬼神道亦有食然不能得飽
常苦飢渴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眾鬼多偷竊人食
我既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餐禱既告文本文本
即為具饌備設珍羞禱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水
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禱見

景兩客來坐從百餘騎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景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禱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物禱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色塗大錫作金以紙為絹帛最為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絹贈之景浚喜謝曰因眭生煩郎君供給郎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景笑而去數年後仁禱遇病不甚困篤而又不起月餘日禱憑常掌事掌事不知便問長史長史報云國內不知後月因朝太山為問消息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某為

太山主簿主簿一頁闕薦君為此官故為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者當死禱問請將案出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當為請之乃曰趙主簿相問眭兄昔與同學恩情浚至今幸得為太山主簿適遇一頁官闕明府今擇人吾已啟公公許相用兄既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遇濟會未必當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延時耶今文書已出不可復止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禱憂懼病逾篤景請禱曰趙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往太山於府陳訴則可以免禱問何因見府君景曰鬼者可得見耳往太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是其都所君往自當見之禱以

告文本本文本為具行裝數日景又告禱曰文書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消禱告文本以三千錢為畫一座像於寺西壁訖而景來告曰免矣禱情不信佛意尚疑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因果此為虛實答曰皆實禱曰即如是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為鬼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尚為鬼耶景曰君縣內幾戶禱曰萬餘戶又曰獄囚幾人禱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禱曰無又曰九品已上官幾人禱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分一如此耶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萬有數人如君縣內九品數十人入

地獄者萬亦數十如君獄內囚唯鬼及畜生最為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禱曰鬼有死乎曰然禱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後之事禱問曰道家章醮為有益不景曰道者被天帝總統六道是謂天曹閻羅王者如人間天子太山府君如尚書令錄五道神如諸尚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斷人間事道上章謂請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之下閻羅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甲訴云云宜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何為益也禱又問佛法家

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字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以然言畢即去禱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平還鄉里禱寄書曰鬼神定是貪諂往日欲郎君飲食乃爾慙懃比知無復利相見殊落漠然常掌事猶見隨本縣為賊所陷死亡畧盡僕為掌事所導常如賊不見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賜射於玄武門文本時為中書侍郎與家兄太府卿及治書侍御史馬周給事中章琨及臨對坐文本自語入云爾出真報記

傅弈

唐太史令傅弈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風少好博學善天文曆數聰辨能劇談自武德貞觀許年嘗為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輕僧尼至以石像為磚瓦之用至貞觀十四年秋暴病卒初弈與同伴傅仁均薛頤竝為太史令頤先負仁均錢五千未償而仁均死後頤夢見仁均言語如平常頤曰因先所負錢當付誰仁均曰可以付泥犁人頤問泥犁人是誰荅曰太史令傅弈是也既而寤是夜少府監馮長命又夢已在一處多見先亡人長命問經文說罪福之報未知當定有不荅曰皆悉有之又問如傅弈者生平不信死受何報荅曰罪福之有然傅弈已被配越州為泥犁

人矣

言泥犁者依經翻為無間即大地獄也

長命且入殿見薛願因說

所夢願又自說泥犁人之事二人同夜聞相符會共嗟歎之罪福之事不可不信願既見徵仍送錢付奔并為說夢後數日間而奔忽卒初亡之日大有惡徵不可具說臨在殿庭親見一官說夢皆同

出冥報記

魏恂

唐魏恂左庶子尚德之子持金剛經神功初為監門衛大將軍時京有蔡策者暴亡數日方蘇自云初至冥司怪以追人不得將捷其使者使者云將軍魏恂持金剛經善神擁護追之不得即別遣使覆追須臾還報並同冥官曰且罷追恂聞尤加精進

出廣異記

龍興寺主

唐原州龍興寺因大齋會寺主會僧夏臘既高是為宿德坐麗賓頭之下有小僧者自外後至以無坐所唯寺主下曠一位小僧欲坐寺主輒叱之如是數次小僧恐齋失時竟來就坐寺主怒甚倚柱而坐以掌摑之方欲舉手大袖為柱所壓不得下合掌驚駭小僧慚沮不齋而還房眾議恐是小僧道德所致寺主遂與寺眾同往禮敬小僧惶懼自言初無道行不敢濫受大德禮數逡巡走去因問平生作何行業于二十年唯持金剛經眾皆讚嘆謂是金剛護持之力便於柱所焚香頂禮呪云若是金剛神力當還此衣於

是隨手而出也

出廣異記

陳哲

唐臨安陳哲者家住餘杭精一練行持金剛經廣德初武康草賊朱潭寇餘杭哲富於財欲搬移產避之尋而賊至哲謂是官軍問賊今近遠群賊大怒曰何物老狗敢辱我爭以劍刺之每下一劍則有五色圓光徑五六尺以蔽哲身刺不能中賊驚歎謂是聖人莫不慚悔捨之而去

出廣異記

豐州烽子

唐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為党項縛入西蕃養馬蕃王令穴肩骨貫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

息一倍蕃王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子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剩肉餘酪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之悵然夜召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馬有力者兩匹於某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驕俱之死遂晝潛夜走數日後為刺傷足倒磧中忽風吹物窸窣過於前因攬之裹足有頃不復痛試起步走如經經宿方及豐州界到家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爾我唯念金剛經寢食不廢以祈見爾今果其誓因取經縫斷亡數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磧中傷足事母令解足視之裹瘡乃數幅經也其

撰述
瘡亦愈

出酉陽雜俎

張鎰

唐丞相張鎰父齊丘酷信釋氏每旦更新衣執經於像前念金剛經十五遍積數十年不懈永泰初為朔方節度使衙內有小將負罪懼事露乃扇動軍人數百定謀反叛齊丘因衙退於小廳間行忽有兵數十露刃走入齊丘左右唯奴僕遽奔宅門過小廳數步迴顧又無人疑是鬼物將及宅其妻女奴婢復叫呼出門云有兩甲士身出廳屋上時衙隊軍健聞變持兵亂入至小廳前見十餘人仡然庭中垂手張口投兵於地衆遂擒縛五六人瘖不能言餘者具首云欲

上廳忽見一甲士長數丈瞋目叱之初如中惡齊丘

聞之因斷酒肉

出酉陽雜俎

太原孝廉

唐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孝廉同情考掠旬日苦極強服推吏疑其寃未具獄其人唯念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絕一日有竹兩節墜獄中轉止其前他囚爭取之獄卒意藏刃破視內有字兩行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書跡甚工賊首悲悔具悔具舊嫌之故誣之也

出酉陽雜俎

李廷光

唐李廷光者為德州司馬敬佛不茹葷血常持金剛

經每念經時即有圓光在前用心苦至則光漸大少
懷懈惰則光漸小暗因此砥礪轉加精進出報應記

陸康成

唐陸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掾不避強禦公退忽見
亡故吏抱案數百紙請押問曰公已去世何得來曰
此幽府文簿康成視之但有人姓名畧無他事吏曰
皆來年兵刃死者問曰得無我乎有則檢示吏曰有
因大駭曰君既舊吏得無情耶曰故我來啟明公耳
唯金剛經可託即失之乃遂讀金剛經日數十遍明
年朱泚果反署為御史康成叱泚曰賊臣敢干國土
泚震怒命數百騎環而射之康成默念金剛經矢無

傷者泚曰儒以忠信為甲冑信矣乃舍去康成遂入

隱於終南山竟不復仕出報應記

薛嚴

唐薛嚴忠州司馬疏食長齋日念金剛經三十遍至
七十二將終見幢蓋音樂來迎其妻崔氏即御史安
儼之姑也屬續次見嚴隨幢蓋冉冉昇天而去呼之
不顧一家皆聞有異香之氣出報應記

任自信

任自信嘉州人唐貞元十五年曾往湖南常持金剛
經潔白無黥於洞庭湖中有異物如雲冒舟上俄頃
而散舟中遂失自信不知所在久之乃凌波而出云

至龍宮謁龍王四五人命昇殿念金剛經與珠寶數十事二僧相送出宮一僧憑附少信至衡岳觀音臺紹真師付之云是汝和尚送來令轉金剛經至南岳訪僧果見云和尚滅度已五六年矣山報應記

段文昌

唐貞元十七年段文昌自斬入蜀應南康王章臯辟命洎章之暮年為賊變譏構遂攝尉靈池縣章尋卒賊闢知留後文昌舊與闢不合聞之連夜離縣至城東門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及返出郭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為導初意縣吏迎候怪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縣郭方滅及門縣吏尚

未知府帖也時文昌念金剛經已五六年數無虛日信手至誠必感有感必應向之道左右乃經所著迹也後闢逆節漸露詔以袁滋為節度使文昌從弟少從軍知左營事懼及禍與監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於袁事旋發悉為魚肉賊為文昌知其謀於一時文昌念經夜久不覺困寐門戶悉閉忽聞開戶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暴然有聲驚起之際音猶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俾燭棒四索初無所見向之門扇已開闢矣文昌受持此經十餘萬遍徵應孔

著山陽雜俎

劉逸淮

唐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爲右廂虞侯王某爲左廂虞侯與弘相善或謂二人取軍情將不利與劉劉大怒召俱詰之弘即劉之甥因控地叩首大言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辯劉叱令拉坐杖三十時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立之不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無哭聲又謂其不敢哭訪兵門卒卽云大使無恙弘素與熟遂至卧內問之云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記初被坐時見巨手如箕翕然遮背因祖示韓都無撞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十紙及貴計數百軸矣後在中書盛暑有諫官因事見謁韓方洽汗寫

經諫官怪問之韓乃具道王某事

出因活錄

孫咸

唐梁崇義在襄州未阻兵時有小將孫咸暴率信宿却蘓言至一處如王者所居儀衛甚嚴有吏引一僧對事僧法號懷秀亡已經年在生極犯戒及入冥無善可錄乃給云我常屬孫咸寫法華經勅咸被追對初咸不省僧固執之經時不決忽見沙門曰地藏語云若弟子招承亦自獲祐咸乃依言因得無事又說對勘時見一戎王衛者數百自外來冥王降階齊級升殿坐未久乃大風卷去又見一人被考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剛經又好食肉左邊有經數千軸右邊積

肉成山以肉多將入重論俄經堆中有火一星飛向肉山頃刻銷盡此人遂履空而去咸問地藏向來外國王風吹何處地藏王云彼王當入無間向來風即業風也因引咸看地獄及門煙焰扇赫聲若風雷懼不敢視臨視鑊湯跳沫滴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令一吏送歸不許漏洩冥事及迴如夢妻兒環泣已一日矣遂破家寫經因請出家夢中所滴處成瘡終身不差出酉陽雜俎

僧智燈

唐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金剛經遇疾死弟子啟手猶熱不即入木經七日却活云初見冥中

若王者以念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曰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又問人間眾僧中後食蕙苾仁及藥食此大違本教燈報云律中有開遮條如何云此後人加之非佛意也今荊州僧眾中無有飲藥者出酉陽雜俎

王氏

公安孱陵村百姓王從貴妹未嫁常持金剛經唐貞元中忽暴病卒埋已三日其家覆墓聞塚中呻吟遂發視之果有氣昇歸數日能言云初至冥間冥吏以持經功德放還王從貴能治木嘗於公安靈化寺起造其寺僧囑中嘗見從貴說云出酉陽雜俎

左營伍伯

唐南康王章舉鎮蜀時有左營伍伯於西山行營與同火卒學念金剛經性頑初一日纔得題目其夜堡外拾薪為藩騎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踏之於地以髮繫椽覆以馳蜀寤其上此人唯念經題忽見金一錠放光止於前試舉首動身所縛悉脫遂潛起逐金錠走計行未得十餘里遲明不覺已至家家在府東市妻兒初疑其鬼具陳來由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初章不信以逃日與至家日不差始

免之

出酉陽雜俎

宋衍

宋衍江淮人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為鹽鐵院書手月錢兩千娶妻安居不議他業年餘有為米綱過三門者因不識字請衍同去通管簿書月給錢八千文衍謂妻曰今數月不得八千苟一月而致極焉利也妻楊氏甚賢勸不令往曰三門舟路頗為險惡身或驚危利亦何救衍不納遂去至其所果遇暴風所擊彼群船盡沒唯衍入水捫得粟藁一束漸漂近岸浮藁以出乃活餘數十人皆不救因抱藁以謝曰吾之微命爾所賜也誓存沒不相捨遂抱藁疾行數里有孤姥鬻茶之所茅舍兩間遂誦宿焉具以事白姥憫之乃為設粥及明且於屋南曝衣

解其囊以晒於藁中得一竹筒開之乃金剛經也尋以訊姥且不知其詳姥曰是汝妻自汝來後逢頭禮念寫經誠切故能救汝衍感泣請歸姥指東南一徑曰但尋此去校二百里可以後日到家也與米二升拜謝遂發果二日逢河陰見妻如謝楊媛驚問曰何以知之盡述根本楊氏怪之衍乃出經楊媛涕泣拜禮頂戴衍曰用何以為記曰寫時執筆者俱羅漢字空維上無四遂誦護國寺禪和尚處請添和尚羊老眼昏筆點過濃字皆昏黑但十日來不知其所在驗之果如其說衍更嗚咽拜其妻每日焚香禮經於淨室乃謂楊媛曰河濱之姥不可忘也遣使封茶及絹

與之使至其居及人皆不見詰於牧豎曰比水漲無涯際何有人鬻茶復云路亦並無乃神化也數歲相國鄭公綱為東都留守乃召衍及楊媛往問其本末并令將經來與其男武職食月給五千因求其經至今為鄭氏所尊奉故岳州刺史丞相弘農公因觀其事遂叙之名曰楊媛徵驗

出報應記

拾遺三寶感應傳卷第六

終

事... 今... 并... 國... 邑... 漢...

